

## 一「不立文字」談起

徐弘洋

「不立文字」、「教外別傳」、「直指本心」、「見性成佛」這四句是釋尊在靈山會上，把正法眼藏付與摩訶迦葉尊者時所說的。歷來研究禪學的人士，均把這四句當作禪宗獨具的標幟。其實這四項可以合併成兩項：「不立文字」、「直下成佛」。依一大藏教中的精華去施教化，若偏重於依經解義，積修功德，這是佛教一般宗派的修行，如天台、華嚴、淨土諸宗。而禪宗則強調見性即成佛，故不重經典，不由漸修。可知「教外別傳」的意義正是由於禪宗的「不立文字，直下成佛」有別於其它宗派。在本文，筆者將對「不立文字」作一番探討。

## (一) 時代背景

把禪宗傳進中國的祖師，是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達摩尊者。尊者於梁普光元年泛海來到廣州，梁武帝把他迎接到建業，不久，尊者見武帝不悟，留之無益。遂渡江，止於嵩山少林寺。斯時，中國佛教界的趨勢正偏向於學理的研究，天臺宗華嚴宗競相叛教。對於釋尊傳法以證涅槃的真正用意反而被淡忘了。我們從蔣之奇（與達摩尊者同時）序楞伽經的一文中可見出這件事實。蔣文云：「至像法末後，去聖既遠，人始溺於文字，有入海築沙之困，而於一真體，乃漫不省耳……」達摩尊者洞見這種理論高漲，不願實行的危險，爲了破除這些弊習，使佛子們一一還歸於自己本來面目，以把握住釋尊說法四十九年的真生命。特地把不重經典的禪宗傳付慧可大師令其弘揚，明白宣示：「不立文字，直下成佛。」

我們可從達摩尊者告誡慧可：「法雖大榮，知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說理者多，悟理者少。」這一段話中，明瞭尊者傳法衣鉢的苦心了。在學理研究興於顛峯時，「不立文字」這種觀念的滋生乃是必然的。

## (二) 淵源及意義

一般禪學者在談到禪宗的精神時，總喜歡溯源老莊思想。由於地理因素，禪宗傳到中國後，的確受了不少中國古代哲學的影響。但「不立文字」這標幟，仍是遠承自釋尊所說法。這項事實，佛經內處處可見。我們就金剛經裏的「佛說一切法、即非一切法、是名一切法」來作簡略的述說：

「佛說一切法、即非一切法、是名一切法。」在這裏，「佛說」是俗諦，指的是現象界。「即非」是真諦，指的是本體。「是名」是眞俗二諦交融，指的是「假名安立」。釋尊住世八十年說法四十九年，所說法可謂極爲浩瀚龐博。但是諸佛所證境界是無法以語言文字來加以描繪形容的，六祖云：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」即有此意。故釋尊藉着語言文字或其他工具所表達出的，只不過是由釋尊親證的境界所流露出的種種現象，種種妙用罷了。若一味執着的文字，在文字典籍上，作皮相的探索推敲，何異於以指指月，見指而不見月呢？怎可能得諸佛境界。又法華經方便品云：「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。……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。」因此，若完全捨棄了文字語言或其他表達工具，則慧根不利，宿緣不够的人，豈非被遺棄了。釋尊爲了圓滿出世的目的，乃在各種妙用上安立假名，勉強說一切法。

由此，「不立文字」者，並非不用文字，更非要排斥經典。它含兩層意義即自性只合內求，衆生皆具足佛性，何必執着於文字經典，作個知解徒；與佛法甚深，文字不能詮理，經典文字只是方便之門而已。既只是方便之門，何必非立文字不可？何況三

藏十二部經典所載佛法已廣博如山，故用其他方法來表達，傳述佛法。

法不在經中，一切經典都只是方便罷了。釋尊座下十大弟子中以解空知名的須菩提尊者，在他與帝釋天的問答中，我們也可看出「法不在經中」的涵意來：

「須菩提若中冥坐，入空三昧時，諸天雨花讚歎。尊者問：「雨花讚歎，復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我是天帝釋。」」「汝何讚歎？」」「我重尊者，善說般若波羅密多。」尊者曰：「我於般若，未嘗說一字，汝云何讚歎？」」天曰：「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；無說無聞，是真般若。」」

### (三) 接引手法

既然禪宗標榜法不在經中，不立文字。那麼，歷來的禪師大德如何去接引弟子呢？

禪師們接引弟子的方法，雖是千形萬狀，但有一個原則却是普遍成立着——「視根機而施教」。因為與某甲相宜者未必與某乙相宜，與某乙相宜者又未必與某丙相宜。故若一味執着於固定形式以施教，則落於形式之病，與泥於文字之病又相去多少？

現在舉些例子，看看禪師們，如何在「不立文字」的大前提下接引弟子：

#### (1) 臨濟義玄禪師的手法

「定上座問臨濟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濟下床擒住，與他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，傍僧云：「定上座何不禮拜？」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」

在這則公案裏，定上座到底悟了些什麼，許多書籍說的並不完全相同。悟境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何用他人置喙。我們所關注的只是臨濟義玄如何接引定上座？臨濟這一「擒住」、「托開」在禪宗公案上是很有名的。由於各人本自具足佛性，只緣受六塵所染，不能自在地顯露光輝。臨濟的一手法，乃在逼使定上座於「擒住」「托開」的一刹那，截斷妄流，使之前念不生，後念未起，返諸本來面目，直下澈見自家風光。

從臨濟的四料簡，我們可略窺臨濟接引弟子的手法大概：「料」是指材料，「簡」也就是擇取，「料簡」即擇取材料以施教，接人之法，因人而用。何謂四料簡？據指月錄記載：

「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兩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

後人稱贊臨濟手法為：「全機大用，棒喝齊施。虎驟龍奔，星馳電掣。負冲天意氣，用格外提持。卷舒縱擒，殺活自在。掃除情見，迥脫塵纖。」（五家宗旨纂要）

#### (2)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

遠自南天竺國來到中國的達摩尊者，究竟傳付了些什麼佛法？歷代的禪宗弟子們抑不住好奇心與企於開法心情，紛紛提出了「云何祖師西來大意？」這個問題。問的也就是「佛法大意」。據統計，出現於禪錄中的這個問題共有二百多則。歷代的祖師在答覆這個問題時所用的手法，幾乎乎全屬匠心獨運。在二百多種手法中，雖因人因機施教而個個不同，但爲了方便研討起見，却可歸納爲四大類：

(甲) 截斷問者的一念無明，在不思善不思惡之際，猛然翻身，飛躍大悟，澈見自家本來風光，直取無上菩提。如：

「龍牙問翠微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微云：「與我過禪板來！」牙過禪板與翠微，微接得便打。」  
「水潦和尚參馬祖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馬祖一腳踏倒水潦，水潦當下大悟。」

(乙) 衆生受六識牽引而不自覺，妄認六識即是自己本來面目。因此對弟子的發問，直截了當的指出，使弟子當下體認那個驅使六識起各種作用的真如實相。如：

「坦然和尚問安國師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安國師答曰：「何不問你自己意？」坦然和尚有所悟。」

(丙) 使用適當的比喻來指出佛法的妙用。或描述佛法的無所不在無所不包。

「僧問洛浦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青嵐覆處，出岫藏峰；白日輝時，碧潭無影。」」

「僧問天柱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柱禪師云：「白猿抱子來青嶂，蜂蝶銜花綠葉間。」」

「僧問趙州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趙州指庭前的一棵柏樹答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」

(丁) 以無意義的，甚且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來表示佛法非言談文字可得。使弟子通身起個大疑團，集中所有思慮，二十四小時不歇地苦參，而滌盡妄念無明，真如實相自然可證。如：

「僧問洞山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待洞水泝流，卽向汝道。」」

「僧問九峯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一寸龜毛重九斤。」」

此外如趙州從稔禪師答曰：「板齒生毛。」大梅和尚答曰：「西來無意。」

#### 四 悟後對文字的見解

禪宗在不立文字下，賴着禪師大德們的大智大慧，以各種手法接引弟子達到以心印心傳法的目的。在結束本文前，再舉出兩位禪師開悟後對文字所持的見解：

(1) 香嚴偶拋瓦礫，擊竹作聲。忽然省悟。遙禮瀉山作頌曰：一擊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，  
動容揚古路，不墮悄然機，  
處處無蹤跡，聲色外威儀，  
諸方達道者，咸言上上機。(見湛愚老人心燈錄卷四)

香嚴的「更不假修持」與永嘉玄覺禪師證道歌內的：「絕學無爲閒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……真截根源佛所印，擇葉尋枝我不能……。」是包含同樣意義的。既然「不假修持」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，對於在文字上探索意義，更是無謂的工作了。

(2) 德山祖師……精究律藏，於性相諸經，貫通旨趣。常識金鋼般若，時人謂之周金鋼。嘗謂同學曰：「一毛吞海，性海無虧；織芥技鋒，鋒利不動。學與無學，唯我知焉。」後聞南方禪席頗盛，師氣不平，乃曰：「出家兒！千劫佛威儀，萬劫學佛細行，不得成佛。南方魔子，敢言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！我當掃其穴窖，滅其種類，以報佛恩。」遂擔青龍疏鈔出蜀，……往龍潭。至法堂曰：「久嚮龍潭，及乎到來，潭又不見，龍又不現。」潭引身而出曰：「子親到龍潭。」師無言，遂棲止焉。一夕侍立次，潭曰：「更深何不下去？」師珍重使出，却回曰：「外面黑。」潭點紙燭度與師，師擬接，潭復吹滅，師於此大悟，便禮拜。潭曰：「子見個甚麼？」師曰：「從今而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頭也。」至來曰：……師將疏鈔堆法堂前，舉火炬曰：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，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遂焚之。(見虛雲大師著禪七開示錄。)